雒閩源流錄

雒閩源流錄卷七

無錫張夏纂

羅欽順整菴先生　王承裕　汪循　徐問

汪俔　張邦奇　胡鐸　馬卿張士隆張璟附

樊浚　魏校莊渠先生林烈附　王敬臣　金洲

韓邦奇　韓邦靖　張岳　沈彝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壬子解元成癸丑進士賜第三人授翰林編修累遷南京國子司業父用俊時為助教例當迴避先生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為民瑾

誅復原官先生之爲南司業也此缺懸而不補者七十
年監規積弛士多放佚每遇差撥爭論紛然先生謂放
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
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
館肅清繼轉吏部右侍郎攝篆不動聲色別白忠邪條
奏咸當人心有寅緣內監以求進者奏論其交通害政
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世宗即位轉左遷南冢宰以父
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父沒服闋起用復
奏辭不允都御史席書自湖廣馳疏請起楊一清總制
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先生曰邃庵舊相即起必以

禮辭任反須數月今邊報孔亟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繫恐宜三思一清辭恐不果起先生謂人曰遂庵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逾年物論籍籍今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耳俄改尚書吏部時張璁桂萼用事先生恥與雷同懇疏乞休許之居二十餘年考終于家壽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潛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後取五經四書濂雒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

乃喟然歎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發憤卒業追悔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粗見大意自謂可不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故力辭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跡不涉城市潛心二紀乃曰道在是矣大要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微故道心以為微惟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為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

命之初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爲仁智見爲智百姓見爲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于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巳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辨極芒忽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葢親見新說橫流末學昏瞀毅然以衛道爲巳任聖賢

諸書未嘗一日去手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則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歎耶三寓書于陽明力排其說陽明強荅之而已顧其爲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盡趨王氏學家居禁足一小樓惟巳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及喪葬一再出不下樓數載以終耑意著書明道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弟

守其家法兢兢一步不敢肆嘗作行誨以授其子諄諄於忠信篤敬之說毎訓諸子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大學士嵩故出其門方柄國請以書見先生不許瀕行酌巵酒命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先生一達所知先生曰數字本不惜但惜乎信命欠確耳竟不之與又嘗自歎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亦不出此先生有弟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父栗齋翁壽將三子

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于二酌欽德亦之于一而獨酌先生三及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壽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學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上使撫按及門存問又三年卒恩典從厚所著有整庵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嘗論白沙曰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湛甘泉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于禪家之杖喝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益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

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擬云者蓋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淺屬意於甘泉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淺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淺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爲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現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旣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由發見過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

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于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曰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諟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附於吾聖人之說難矣哉

又論甘泉曰湛甘泉嘗編遵道錄一編而自爲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

所也夫既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
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為性天
所賦為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測于天命之謂旁注云
命脉之命難語又加一語云命門之云雍語又曰於穆
不巳是天之命根凡此為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
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
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物而繫于心也雍
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于事物上尋討然則
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為遵道而實則相戾不知

後學將何所取信也按甘泉輯遵道錄本意欲抑伊川耳中庸測雍語亦皆其著書名也

又論王湛曰王湛二公學術之誤所以安于禪學者只爲尋箇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今殊不知只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却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來以此知陽明不曾見理字又嘗見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以事物上尋討以此見甘泉不曾見理字二子平生最所尊信者莫過于明道其遺書具存緣何都不照勘乃爾

相反明道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是都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又曰萬物皆備我不特人物皆然都是這裏出來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詳味此言便是各正性命之旨便是格物第一義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蓋無往而不停停當當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反照之所得自以為千古不傳之秘者圓覺固其第一義矣

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辭吏部一節真是鳳翔千仞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焉 愚按高子遺書於有

明先儒獨著薛羅二傳蓋高于之所私淑者惟二先生也其著薛傳在結末存臨辛璐一詩見敬軒能闡道其著羅傳在開端敘遇老僧一段見整庵能辯道讀者急宜着眼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陝西三原人父恕歷官宮保冢宰贈太師謚端毅稱成弘名臣第一有七子而天宇最少以成化元年乙酉生於河南巡撫公署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爲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親聖賢我古來胳齊不齊謹當謹太夫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

父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眞汝師矣天宇繇是益奮師力學丙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孝宗登極端毅公應召隨行讀書偕一時名公游而學問益進癸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天宇亦乞告歸遂開門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刹堂人衆至不能容復講于弘道書院其爲教以宗程朱爲階梯祖孔顏爲標準師道尊嚴弟子咸知敬學自樹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後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餽遺

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耑政羣工多出其門天宇違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言瑾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恨猶未已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起原官遷太僕少卿晉正卿南太常卿時上南巡天宇夙戒犧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於祀焉用備爲弗聽及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媿服癸卯宸濠叛欲趨南京大臣分城以守天宇得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會有逆黨藏甲兵于郭以應賊者發之立服上刑都城肅然壬午世廟即位改元論禦賊功賜金綺癸未遷戸部

右侍郎提督倉塲世廟重之特賜獻皇帝睿筆清介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書巳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爲事當時稱其濟美方諸范文正之有忠宣論薦者無虛日嘉靖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賜祭葬謚康僖性篤孝悌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鍾愛特甚諸兄皆姝常友之時序祀先惟謹誨子姪以道與人交愛敬兼至久而勿替自始學好禮終身繇之故教人以禮爲先凡躬子家冠昏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習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天宇之功居多所著有論

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考經堂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稿婚禮用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編所述有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皆行於世

汪循字進之南直休寧人天性剛正自信以聖賢爲必可學窮五經之理卽體諸身觀史則法其善行嘗從莊定山遊凡天下士有德望者均禮爲師友獨與王伯安論學諄諄反覆謂不能無疑者四是爲妄詆朱子之戒蓋其學以涵養踐履爲主立身行道生死不移者也登弘治丙辰進士宰永嘉行呂氏鄉約毀

淫祠幾盡創鹿城書院祀溫之理學先哲凡忠節皆表章之爲政惟誠心愛民上人之所嗜好而責備者不一置念以故三年不得考滿四年無薦書及入覲擬疏興利除害十一事未上以憂歸上司始知其賢服闋補玉田令何日遷判順天正德初應求言詔陳時務十策朝議推之值逆瑾亂政復上裁減中官疏語甚懇切不報遂乞養歸爲石礮小隱日夕奉母安貧樂道家居十餘年未嘗一謁郡縣凡爲文務關世教折衷古今人物不輕許可後學從遊者隨其資質所近而誘進之其後瑾誅僉推起用部檄至撫按有

司促迫上道交章申薦竟辭疾不起學者稱爲仁峰先生所著有正學辨帝祖萬年金鑑錄日錄仁峰集等書行于世

徐問字用中南直武進人廉靜自飭學以紫陽爲宗弱冠中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府教官召爲刑部主事歷郎中偵權倖縱橫獨持法屹不爲動出知登州調臨江以方略擒獲大盜數百人尋遷長蘆運使以刺史轉運司人多不樂用中欣然受命曰吾將以薄躬淸是官也居數月轉廣西叅政累遷廣東左布政適上遣中使採珠不中程御史欲下令責諸賈用中

曰珠池有禁不趣買爲盜耶事得寢乃坐是被部參
上亦不問亡何入覲以廉吏受賞尋擢都御史撫貴
州黔俗獷悍喜相毒噬爰建貴陽書院祀濂雒關閩
諸賢羣多士而訓誨之於是黔俗漸歸禮讓矣以擒
獨山土酋蒙鉞功賜璽書褒勉晉兵部右侍郎自謂
於此道雖勤勤注念未有豁然氷釋處因請告歸棲
遲芳茂山下杜門掃軌潛思力究凡十年起南京禮
部侍郎遷南京戸部尚書甫數月復乞歸用中登第
四十有八年家無長物田不滿百又割以賸寡嫂其
學以窮理致知爲入門以敬義直方爲實際以滌除

習氣還其本原爲工夫恬退澹潔則其天性也所著有讀書劄記山堂萃稿行于世卒謚莊裕學者稱養齋先生

汪禔字介夫南直祁門人幼就塾師莊重若老成人讀書過目不忘嘗題梅花云自是天姿異何心要占春葉逸齋一見稱異以女字之年十三聞薛文清吳康齋之爲人心竊慕之旣誦濂雒關閩諸子書作而歎曰古今第一流人物謂是已因爲持身箴以自勗家貧母孀無以養活勉就逸齋受舉子業旣冠補諸生以學行知名遠近子弟爭執經從遊已而惕然曰

吾年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幼志何爲乎從此併心聖賢之學揭箴銘牆柱悉標先哲格言堂懸夫子像朝夕焚香如親聆欬吐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齊明盛服之說製先正冠服服之患心難持製敬恕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患坐不直體難羈束倣古人置劍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好睡寓處備鐘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厲皆此類也祁學自環谷以來湮塞已久介夫特起倡興人方謗議沸騰笑排叢至乃奮迅直前不少顧避嫉俗尚浮屠按文公家

禮及丘瓊山所著儀節參之祁俗著為砭俗編設館于里中揭白鹿洞學規為教又諄諄誨以昔人二業合一之法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使不墮于一偏家遭回祿宗祠未建率族人鳩材築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所闕出者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于壁每進見有禮雖貧每日不缺肉養出外經宿返拜家廟畢即再拜母戒外內子姓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小不然則厲聲諭之化羣從兄弟十數輩以道伯父病率延兄弟臥

牀下不解衣帶旣卒寢不離喪次又以宗法不立倫序無定乃考綜今古裁爲宗法議以詔族屬凡接朋徒欵親故溫溫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罄其情而後已行道旣久鄉邑漸化出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穉咸知指稱先生掌教高敦古輩屢以學行薦聞郡守臺司無不願交求見顧不以此萌一毫祿仕意嘗曰吾學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正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顧憾無所造未能充吾一息尚存之志卽入山恐不幽耳奚以仕爲又曰著作出於有心者不可有發于無心者不可無故

其詩文純粹冲澹不落詞華格以侍母疾過勞遘病卒年四十一所著五經纂略史斷俱未脫稿祁人稱爲檗庵先生

張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少沉湥好讀書少長游神高朗耻與娖娖者伍弘治乙丑舉進士入翰林授簡討作觀頤錄記過自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内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間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旣往之

愆孰能無懼懼巳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觀頤錄以自驗且防焉嗚呼思出汝心言出汝口繼自今志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錄爲自欺人之欺巳巳則惡之乃自欺而弗之惡也可不戒夫其苦自刻厲若此正德中以養親告歸躬耕且讀藜藿不厭薦剡屢上力求便養授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談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巳謂人性無不善謂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

爲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尋自免歸覃精載籍有終焉之志嘉靖中起春坊庶子兼侍講作昭事錄從事於畏天時保之語陟南國子祭酒廸德勸善不設夏楚士雍雍喜得師已遷吏部侍郎攝部事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居九年不調諸所銓注徃徃位已上泊如也後兼學士掌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尚書以母老乞終養弗允改南吏尚書便養改兵尚書卒謚文定初戶部

以國經用不給議鬻爵度僧常甫嘗言二事害政不可行而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汰冗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鹽法屯田二事以上給事中夏言議創圜丘方澤以二至祀天地如周官甞甫抗論主合祀而極推高祖敬天祇畏罔敢怠忽之心以為之本世廟以大禮故頗庇武定侯郭勛其後以給事中高時論劾逮詔獄且幾時盡言乃獻納言勸忠頌以廣上意諸匡矯甚多是時諸儒論學者患學流于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常甫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

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于意非屬于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巳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于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于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陽明王公倡致良知之學遠近輻輳頗欲假一世以從巳而常甫與

鄞人聞冢宰淵余通政本汪都憲玉友善沉思力踐殫意古學卒各有以自立方常甫編修歸省問贈言時甚少陽明目以為聖資臆所學而贈之曰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常甫報書謂吾何敢言知吾何敢不知古之君子曷為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時巳卓然有主矣中歲每發憤曰髫齡幸有聞今顛毛種種矣行邁屢稅誰執其咎題座右曰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為

人當以天地之心為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羅文莊嘗稱其德如金錫學探大本諸經說剔玄暢鬱其傳可必云、

胡鐸字時振浙江餘姚人幼孤母王氏二十而寡誓不再適勤苦業家教子尤謹於是時振以儒士舉弘治戊午解元成乙丑進士選庶常改給事中忤逆瑾出為運副皭然不染瑾敗累遷福建提學副使其教士一以理學為先而尤邃于易歷太僕寺卿卒學者稱支湖先生平生坦易無城府然自守甚介不可干以私身沒未幾子孫至不能舉火姚人目為真道學雖素謹厚言如不

出諸口而志在守正排異痛時之宗陸子靜者倡知行合一之說作異學辨首曰象山異其所學好靜厭動是內非外心不盡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覬其養此學之所以爲異也是以老太極疊西銘蔽錮伊川支離晦庵又曰昔列禦寇託爲孔子告顏淵之言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欲其不分所以不用也不用則不知而自以爲無不知也象山亦曰人須要用不肯不用又須要爲不肯不爲而又繼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不用不爲也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夫不用而不知以用近於二故不用也不知而不爲以爲近於用故不爲也其

功惟在於不用而已謂之知行同功可也謂之知行合一不可也然非吾儒之學也堯性之者也名其德者但曰克明之而已舜於禹始以惟精惟一告之大學之格物致知即惟精也誠正修身即惟一也傅說之告高宗又以非艱惟艱別之孔子之告哀公又以三行三知別之是固顯然而明較者烏得而泥之嗚呼古之人惟恐人之不知而今之人惟恐人之有知其亦老氏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意歟諸如涵養致知力行並進之序物我內外偏全似是之分皆有確論詳具全辨中愚按支湖先生與陽明同邑同時而絕不為其說所惑又扁闢之真宗傑之士克自振立於流俗中者較之整菴清瀾

尤爲不可及矣與學辨中庸舉象山
不及陽明隻字立言忠厚於此可見

馬卿字敬臣河南林縣人弘治初年十七舉鄉試兩上春官不第卒業太學時臨清王佑以貢至敬臣察其博覽有行遂偕張士隆田汝耔輩講易於王氏乙丑會試中式廷對謂政事之柄握于司禮刑法之權移于廠衛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歷官浙江右布政使以裁抑織造中官被誣奏逮詔獄敬臣惟引爲已罪御史疏救得謫鶴慶知府至滇見鎮守中官不答禮敬臣立而言曰吾不過再繫而已矣中官改容謝之致暇則教

授生徒講授大學中庸且諭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及幸一第筌蹄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爲文駢偶爲詩拾古人之餘欬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毫楷今又矜其糟粕以自述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淺矣乃有入室操戈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恠僻自高而忘其履之甲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已則不學嵩以非人凡人之善

曲爲巧試諸生能爲古人之學聖賢何患而不至舉業貧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化之士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間道可逸敬臣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謂何卒以計策擒其黨會兵討平之累遷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至淮上會漕塞議者紛紛欲復海運開濟汶敬臣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毋令走洩未幾漕利上賞其功僅畢事而卒年五十八張士隆字士修安陽人學務履實以求聖人所謂合外內之道三原馬伯循同邑崔子

鍾皆推服之正德甲戌內宮災以御史疏陳闕失坐謗訕外謫稍遷郡守副使卒同時有張璉字伯純澤州人官御史幾為逆瑾所中出為河南提學僉事寺人廖鵬害之改陝西河外收糧遭誣搆下獄居三年得白內閣嫉其輕已復坐不遜除名屏居山中讀書談道考訂古義得失自六經四書程朱氏外不屑師焉著有遂言程朱心印藏于家

惏渼北直河間人忠厚正直以聖賢為師當王氏學盛行獨不受其波靡宗主程朱著西田語畧嘗言主靜要君敬居敬要窮理操存是靜時敬省察是動時

敬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讀書天下道理
不外乎五倫古人之學不過明此而已其出而有爲
不過推此而已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
不入學者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
口誦心維莫非理義之言可見古人成材之多雖係
于氣質醇厚亦本當時之教有所成也蘇州司李
徵入諫垣累遷至通政使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其先本李姓長洲人曾祖琳
爲崑山娀家魏氏養子迨魏自生子而琳不復歸宗故
子孫皆蒙魏氏祖元律嘗愛伊川格言自撿束則日就

規矩注其下曰誠上達君子纔放肆則曰就曠蕩注其下曰眞下流小人命孫書置屋壁以自儆父奎代父受苦役不惜頻死以純孝稱先生生而穎敏一目四行下弘治甲子魁南畿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每訊重囚齋居默念務期得情會審監刑衆皆采衣即事事畢宴飲爲樂先生獨慘然澹服是日不飲酒食肉時奄宦劉瑾擅權其黨劉瑯守備南京倚勢作威臺省官率塵奔謁先生獨不往瑯復忽視法司或時判狀莫與爲抗京邑有經歷姚元者從子利其富貲誣以奸罪賄瑯陰爲之地必欲寘元於死屬先生訊之

賁白其枉鄉亦莫敢誰何也暇則與崔子鍾余子積夏敦夫王純甫諸公商確學問不輟正德九年召爲兵部職方郎會江彬握重兵居大內而寧藩亦有反謀乃移疾家居嵩意講學辛巳世廟初服擢廣東提學副使力以師道爲己任課士先行後文盡改部下淫祠爲社學嚴禁火化從禮整粵俗爲之一變又達摩所傳衣鉢歷代所寶藏者悉取而毀焚之扶正嫉邪執理甚嚴於是有謀中傷之者適丁外艱歸服闋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拖敬一如在廣東時且申行冠禮境內有伏羲畫卦臺久爲牧豎所湮沒亟命有司鼎新而表識之少林

寺有達摩面壁九年影石世以爲神書册記之先生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遂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以驗其僞而立案存照候修志之日特與改正怪妄始息甫三月晉大理少卿轉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故事將進講先期呈講章於內閣先生獨不然時宰不悅遽改太常寺卿提督譯館時天地分祀之議興因撰郊祀論大略謂上帝至尊無可並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不可議與時違即致政而歸自少敦行孝友每夙興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晤語無恙迺即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

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嘗具疏請復祖姓李以成先志會沮格不果行平生篤志聖人眞猶飢渴之於飲食其學始博終約主於立本研幾謂當以涵養仁心爲本中年以後純如也天下賢士大夫翕然宗之質疑問難者常滿於門稱爲莊渠先生蓋歸林下而敎化益行焉所著有體仁說大學指歸六書精蘊遺書師說語錄文集行於世卒贈禮部侍郎謚恭簡有司立祠祀之先生之在粤東也東莞舉人林烈以師禮見遂志理學自學諭歷遷戶部郎中俱著勤愼出爲福建運同釐政大理在任毀淫祠興社學刱書院日與諸生講習其中又聯什

伍卹孤貧置義阡立鄉厲壇修養濟院教養並敎一倣莊渠行事及卒民巷哭商罷市共爲建祠烈字孔承歷官三十年儒素如舊子培坦城俱鄉薦培最知名　李獻吉晩與先生論學自悔見道不明且曰昔吾汨于詞章今而厭矣靜時恍有見意味適然不同則從而錄之先生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便散不能如初何也先生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沉切忌漏洩獻吉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先生答崔

予鍾曰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數耶兄與湛年兄辟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過墨與楊而邪說則甚以其為佛學也其嘗謂佛氏無天今慈湖既已叛聖人而從佛覩為之奴矣而又訶佛罵祖陽王聖教欲高出一層其敢於侮聖人之言者葢學很和尚棒喝禪宗呵佛罵祖家法無天莫甚焉此書不焚不知顛了無限後生其每思之未嘗不為痛心疾首也又一書曰

留都一別且也三十餘年矣遐想年兄進德日以精深

欣仰欣仰其也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而又未能也亦太不勇矣近世講學者日以多道其復明矣乎道其復行矣乎吁憂方大耳虛志驕氣欲一蹴至聖人而言行判若兩截此恐即是談天衍彌天道安之流耳近見序文汶斥陸學愚意陸學且未可非彼其工夫雖粗却是實做也淺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愚謂合二書觀之莊渠先生闢陸學甚嚴其所以闢假陸學者意更嚴矣非先操切而後覺縱也　近時有忌先生之學而欲毀其品者謂桂萼大禮疏出先生手余問此何所據曰見首輔傳及取首輔傳細考之無有也後余讀莊渠全集有代桂公經筵講章斥羣臣諫疏是以天下為重天性為輕而薾世宗欲歸隆奉母即大舜惟欲順父母親棄天下若敝屣之心此為去利懷仁義蓋代桂公口語則將薾大禮無足怪者而不知其勝公私之

辨矣先生殆亦有過然當日僅爲講章而毀者竟以大禮疏草坐之君子一舉筆之間可不慎與

金洲字士瀛南直嘉定人嘉靖丙戌進士天性孝友母常病不食即亦不食居喪哀毀骨立比塟築廬墓側哭踊如初喪有白鵲遶其廬不去父性頗卞有過必幾諫繼之以泣弟遘危疾竭力營視不寢者兩月既貴其塾師病爲執使令百日無倦容知永康縣以廉肅稱病目改國子監助教生平惟師事鹿城魏莊渠先生而友夏敦夫蔡希顏王純甫嘗曰寧無偶不可與匪人爲緣又曰居業必自近克巳當先難闇者以爲名言卒祀鄉賢祠

王敬臣字以道南直長洲人始孩喪母體羸甫十齡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年十四隨父庭宦京師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歎曰學在是矣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旣而父命應舉泣不忍離強之歸家貧鬻書自給有饋飧者卻去題壁曰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十九補諸生謁魏莊渠先生考道焉時士子爲文爭尚奇詭以道獨謂學不聖賢雖淩厲遒上君子不貴也父叅藩江右致仕歸百端娛侍備極色養父出飲夜分必迎於門風

雨則迎於塗子殤父爲置媵不欲父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息哉乃勉諾數年遣之父老得瞀眩疾臥榻下目不交睫微聞謦咳輒躍起視安調諸藥餌以進事繼母郁如事父郁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即洸憤擊牀毀器以道跽解不得蒲伏戶外嘗竟夕不起又母心不善其媳以道獨居不御內者十三年母竟蒸蒸底豫督學耿公定向察其純孝俾越次超貢趍入試以親老不行惟以坊金分貽族屬無兄弟友愛諸從昆姪輩闢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自奉則糲食布袍五十年如一日嘗命僕以銀器質典踰年

取歸誤與金器促還之典家以布勞僕僕不受曰王行德而我顧爲利乎甞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譚自見天臺督學後謂聖賢無獨成之學遂以橐鑰後進爲事從遊者四百餘人咸刻厲相責然學惟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又曰六經文之本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於是學者知有正鵠矣世稱少湖先生晚以撫按交薦授國子博士不赴卒年八十五蘇人建祠以祀號王孝子祠所

著有家禮纂婦訓及遊武夸記行於世

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幼俊爽志于學治尚書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節以諸生就歲試學使虎谷王公語衆曰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旣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聞之怳然退而搜集羣書凡涉於樂者靡不參攷耑精篤嗜雖痘發至潰亦不自知遂作律呂直解久之悉其作用之實作志樂其爲書多言馬遷班固蔡子周禮所未及而備錄先儒世儒之圖論用資探討書成授梓是日有九鶴來舞于庭弘治甲子舉鄉試第二正德戊辰偕弟邦

靖同登進士值劉瑾擅政朝士奪氣同年多往謁者而
兄弟卒不在爲時所欽拜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
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帖竊視汝節曰考覈公事有
公籍在何以私帖爲乃奪其帖封貯不簡都御史爲遜
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爲官擇人欲發視缺封
汝節執不可太宰啣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
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分巡抗嚴時逆
司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斂餽恐後汝節檄
知縣吉棠散其斂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命內竪假飯僧
于杭天竺寺汝節立爲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

道衢州汝節召儀賓詰曰進貢[illegible]當沿江而下奚事假
道路告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
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奸不竟遑凡織造中官有所求
爲李裁抑之積忤旣久而富陽縣產茶與鰣魚進貢採
取時民不勝煩擾汝節目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
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
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兮不出
別縣茶兮不出別都富陽山何日頹富陽江何日枯山
頹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頹江不枯吾民何以甦鎮
撫摭奏之誣以阻絕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放爲民

初被逮將杭府縣贈以路費揮去又欲贈官旂多金祈
逆中竟梃斥之曰死則死耳若輩奚爲意氣不少屈釋
歸即家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世廟立起山東參議
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激亂遇害事勢孔棘以薦起山
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汝節聞命即行將入城
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燬參將宅以懾之
汝節奮然單車入將諸司無官鎭人聞汝節入皆感激
泣下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汝節親率將
領令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爲如此對曰某
豈過于在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

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爲歎服會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大譟汝節迓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於汝節信之始解翼日首惡就戮汝節謂侍郎曰首惡既誅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汝節遂致仕歸先是弟邦靖嘗以是官威行惠懷甚得士民心及汝節繼任士民環告曰前使君之治誠善願使君守而勿失感慕咨嗟有泣下者故終任所行一無改于舊民甚德之而後事卒如所料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典

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䗋言者謫南太僕寺丞
巳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寺左少卿以左
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
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未幾巡
撫山西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
常守以代分番政益嚴肅守益儉樸閒日以稾米易肉
一斤有司供餽悉拒不受廳事惟一二青衣侍立三司
官入揖議事數語而畢庭清似水不聞履聲諸王府總
兵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四疏乞休得歸甲辰復用薦
起總理河道遷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晉南京兵

部尚書在留都康靖寡交六卿同列亦罕往反每拜表
聖誕令節赴禮部禮畢孑然獨行內外守備議事外語
不及他杜門晏坐開授其徒以古今理數之學道望蔚
然五疏致仕是在己酉益修舊業倡導後生居七年乙
卯會陝中地大震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學
者稱苑洛先生其學以精一為宗以培養夜氣為本以
修明禮樂為要復旁通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
諸家嘗以授容城楊繼盛氏語具楊傳中性極孝友事
父蓮峯先生及閻恭人終身不違顏色與弟邦靖交相
砥礪友愛切至汝節疾于廬幾一載汙惡之氣人咸不

堪邦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士大夫立孝弟碑爲鄉閭式後邦靖病亟汝節日哭泣不解衣不滋味者三月餘形且瘁邦靖嘗曉之泣謂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尚當爲兄弟也及邦靖卒屢廢寢食哭絕衰經疏食祥而弗解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弟痛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恕夫碑文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高功業相映亦多矣至相愛之淡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論者更推其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識度涵養並可方敬

軒云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翰諸書行於世

韓邦靖字汝慶陝西朝邑人邦奇之弟生而靈異三歲能誦古詩百餘首四歲通孝經五歲讀論語文王至德章掩卷若有思者父問之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八歲攻舉子業十四舉于鄉二十一成正德戊辰進士己巳拜工部主事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爲禮汝慶自坐前席宦官怒紿曰部尙書至因起撤坐汝慶詰之答曰公無與庫事止一飯耳汝慶曰然則吾當去矣答曰當署案汝慶曰豈有署案而不與

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又監收黑窑廠主廠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懽汝慶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抽分浙江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於商為羨餘以自白汝慶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其稅課舊領府幕官乃奏改寄布政司庶杜侵漁隱徇之弊又奏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可故事抽分司餽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為巨奄谷大用黨汝慶故不予金劉怒後知其為人愈益敬之會宦者從京師來索抽分錢甚急劉從旁勸曰

幸無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也及代去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汝慶笑曰正恐若此耳壬申南北畿內山東河南諸郡盜起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皆懼不敢往言之部尚書有泣下者次不及汝慶部尚書知其素勇可使數目汝慶汝慶毅然請行行竟無害比歸遷員外郎奉部檄清察直隸山陝諸路匠班銀兩既見其民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于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宮災罷之上因災異詔求直言汝慶上疏極言陛下即位以來朝政不

修經筵罔御盤游無節狎近羣憸摧折骨鯁之臣阻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挫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薦至迭興危亡之形已成社稷之憂方大疏入上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鐸李衆論救之得奪官爲民嘉靖改元起爲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荓奸乎獄權豪斂跡是時天子修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奉例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爲豪家占種前後上疏論列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憮然泣下輟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乃上疏乞歸

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歸志已決復上疏不待命即行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捨去至家稱觴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亡何病卒年僅三十六蓋汝慶父諱紹宗登成化戊戌進士歷福建副使稱善教有四子伯邦彥舉人知縣仲爲苑雒先生叔即汝慶季邦翊亦知名父子兄弟以學問相師友爲關中罕儷而太史王敬夫銘汝慶墓稱爲曠世之英全德之士焉嘗自號五泉子著有五泉集及朝邑志行於世

張岳字維喬福建惠安人正德中舉進士官行人値

武宗不豫臥豹房疏請以九卿科道入直嘗藥防他虞已上南巡同諸司疏諫下獄予廷杖謫南國子監學正嘉靖初召復行人歷主客郎中時議禘禮所自出之帝無主名輔臣張孚敬欲遷合當之維喬曰是不可強知獨以皇初祖設位儼然必有在乎其位者張不聽議上御批署皇初祖位如岳言孚敬忌之欲羅致門下不可出僉廣西學憲坐所貢士廷試黜落七人貶廣東鹽課提舉歷轉知康州時朝議討安南維喬具言不可狀疏入不報尋遷去而莫福海遣人叩關言往張康州安在是欲以恩信撫我也何可忘

語閩詔參政廣東諸經畫所爲受降之策皆仰成而安南平巳征崖黎攻破罷蔿諸洞上再賜金幣擢僉都御史撫江西轉副都督兩廣軍討平封川融懷馬平連山諸猺尋以兵侍郎右都御史開府沅討苗蠻卒于軍贈太子少保謚襄惠方鎮沅時邊臣競餽遺用事者以自全而維喬頗爲用事者所扼或諷之少貶維喬曰無以爲也寒骨稜稜第欠馬革一張巳耳其他吾分自定人如之何居恒弘毅淵默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貫串百家精徹隱賾忠信孝友之行得之天性論學以程朱爲宗尊信傳註出入以度凡

一切談說性命皆指爲籠罩儱侗排之甚力一時賢
智莫之能屈也作學則首以存養之要繼以動作禮
義威儀之節而求端未發以爲之本曰心纔靜卽覺
清明學須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不靜庶矣爲文章
氣象弘裕謹繩墨根抵道要不規規於作者町畦而
平正通達得於考亭爲浚著有小山類稿聖賢正傳
恭敬大訓載道集藏于家
沈霽字子公南直華亭人少有美質夏方伯寅奇之
以女贅年二十一始補諸生從胡敬齋章楓山兩先
生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何以詩賦爲遂

專心正學至忘寢食値江南病水區畫水利六條進於俞都憲行之以利吳民中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分司留臺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毎公事暇讀性理大全書一有所得即記錄味而玩之嘗奉命按視江北路出全椒辯冤獄甚異好事者立碑記其事疏請發粟賑饑活者數十萬逆藩謀不軌先露章劾之不報迨駕幸南都屢疏請回鑾言極剴切更念儲嗣未定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之望諸若備邊任將修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慝崇正學闢異端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

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使肅清海道化盜爲民改貴州兵備誠心倡化建孔子廟立朱子祠行白鹿之教黔民信服巡撫袁宗儒特薦之將處以京秩子公見柄相方炎正直多沮歎曰非其時矣即引疾乞休得優旨加參政致仕平生無私蓄歷任不受一物歸裝止圖書數卷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諸書并雜閱語錄潛玩理義驗之身心務爲踐履實學又積數年始知道理皆具于吾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于身心非學也又曰某毎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于理則安寢或少有未

合卽睡臥不安天明卽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其刻勵不自恕如此自號東海老人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簡舊所著書悉焚之祇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冀少有進耳嘉靖乙巳忽遘疾強起正衣冠坐定曰嗚呼死矣哉於心固亦無媿言畢而瞑壽八十五

附錄許誥字廷綸河南靈寶人襄毅公進仲子機神警悟十歲能屬文弘治中第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慷慨剴直遇事斤斤斷決命濤延綏倉芻中貴出督者貪縱狀還人須之正德初襄毅人本兵廷綸引嫌避言路改翰林檢討閹瑾作矯旨奪襄毅公官併竄廷綸於全州襄毅卒奔喪歸靈寶終制開門埽軌潛修遂覽受徒論道泊如也以交薦起爲尚寶丞復引病歸十餘年嘉靖初起南通政司參議一時江南人士

爭趨講席已被薦除翰林學士入侍講據經引史出入仁義陳古昔興衰治忽瞭若指掌上注聽焉上稱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王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弘奬風節紬華抑競以經世爲士筌以尊德爲學軌太學生有退方旅櫬不歸者三十人歲久名字漫滅乃出公帑金購地葬之䘏其貧窮弗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以災異應詔言大君爲天下神人之主請中節而抑郎用人行政咸軌大和上納之初文華殿左室列三教之師世宗即位撤去其像易孔子像以木主至是進諭爲上其言皇帝王師之說上大悅於是尊皇王入師正龕東向周孔二師陪龕北向如所議嘗侍上講中和及訶集臣在無逸殿豳風亭具陳殷王中宗天命自度之義上皆稱善擢吏部左侍郎屬百司入覲疏絕貨賂肅政紀京師一清遷南京戶部尚書卒謚莊敏廷綸素孝悌少學於伯兄詔兄卒四十年每臨諱必哀又學於張僉事張卒於南貧不克塟爲葬之又恤其孤嫠事襄毅公雖宦學成後臬臬推謹上疏必惓惻不怡其治經析切治之剩言獨出已見

謂宋儒分理氣爲大謬謂聖人以用世傳心法謂聖人之教務學也在動弗在靜聞者聳異之著有補通鑑正圖書原性學序道統申原道等篇爲王司馬廷相崔侍郎銑所稱　愚按正嘉間學者多厭薄宋儒或高談性命而病其解格物致知之淺膚或質任躬行而病其爲圖說經詁之繁碎兩家立說雖相反而宋儒則內外受攻矣豈自知其一失之空一失之滯而均失之于粗乎如王端毅之于平川公許襄毅之于函谷公並以冢宰于位大司徒並能言學庶幾哉元說世美乃函谷喜逞臆說遠不及平川之醇正甚至以太極圖說爲周子之眞贓實犯是何言也夫宋人析理氣惟分故合最爲有功其言觀未發氣象主靜立極的爲傳授至訣奈何遽欲一筆勾銷此弊決不可蹈襲當屏弗錄第據原傳其人亦有所長且竟置之便無從設辨故附注之是卷之末以見當時新學之外又有一種野學若此要其病痛易破非若新學之祟或高明而樹壘堅固也

維閩源流錄卷七終

雒閩源流錄卷八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衢 昌侃校

昔孟子言闢楊墨而申之曰我亦欲正人心論孔子惡鄉愿而申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此皆修其本以勝之者也新學禍人得諸君子力匡於前而其徒之賢者亦知磨偏去障於後宜若可以無患然浸淫四五十年而訖躋廡席割俎豆其黨至創爲新建世家以張之欲抗孔子以赤幟於天下簧鼓乎後世隄防一決狂瀾莫回何哉愚嘗論其世而伏思之葢人心失正大經反常公論之不明非

一日矣方嘉靖甲申大禮議起諸臣迎上意圖富貴者爭倡爲繼統不繼嗣之說夫既繼統矣又安得不繼嗣苐以孔子春秋躋僖公書法證之片言可折彼欲借正名二字以行其私徒知以家人言世宗於興邸聖母有本生父母之名不知以廟次言世宗於孝廟武廟有祖禰一例之名迺竟伯孝宗兄武宗而考興獻遂令武宗無子孝宗無孫而斷其後嗣既復號睿宗入太廟儼然列孝之次升武之上至令獻帝無君世宗無父以殄其大統吾不知孝宗恭已仁民久承宗廟武宗雖曰失德克

收桑榆何罪於天下而爲臣子者忍報至此猶且誅鋤異巳俾滿朝諫臣或死杖下或錮終身爰顛倒罪狀須明倫大典一書恣爲矯誣夏嘗痛憤此舉謂之小靖難而日璁萼輩爲道衍再生非激論也時陽明居越旣不能上章極言上正一代典常下明大臣分誼而其門人若方獻夫席書黃綰王誠甫等阿附邪議者最多又不能正言裁止之即來問亦不答夜坐碧霞池有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是明知其失而故縱成之也其後名修太典又勸綰等往成之而日議禮本諸

君始其事中間萬一猶有未盡正可因此潤色調停是顯徇其謬而欲彌縫之也其所謂良知者安在也張桂等奸既售益自負知禮率意紛更以自掩覆於是以濮議之牽合祀廬陵以陸學之立異祀金谿二子皆宋儒也前人不祀而明人祀之夫固謂自我作古腐儒何知卽春秋經傳可翻定陶安懿之迹可掃也豈料其爲梯引姚江一氣翕聚乎桂嘗奉旨勘陽明功罪謂宜申禁邪說而出自忮忌雖公實私故愈撲愈灼愈塞愈流至隆慶朝華亭當軸喜招學徒以立名譽見王學方熾遂欲

援陸氏以祀陳王猶復有畏中止沿及萬曆初祺
申吳縣乃背廷議取中旨而陽明竟祀竊謂此一
役也非良知之營壘高而大禮之窟穴分也非琨
泉之佈置密而見山之防範踈也獄有歸矣嗚呼
陽明惟知保全功名故貪昧隱忍不言大禮之是
非張桂惟知徼取爵位故舉動煩擾積成濫祀之
極禍其論學也似相反其害禮也實相成要之病
禮即病學矣夏嘗見世宗採張璁議釐正孔廟典
禮御製文追罪程頤名爲傳道之儒而不欲英宗
父濮王加以是可忍孰不可忍之語忿忿然痛心

疾首言之當時朝廷之上持論固若此未有黜程而尚能信朱者也未有退程朱而猶不進陸以及王者也然則公論不明自大經不正始大經不正自人心不正始人心不正自功利陷溺始故愚錄明儒至此凡議禮貴臣皆絀而不書即霍渭崖氏曾著象山學辨亦弗之取其諍禮諸儒若呂文簡崔文敏以下數公學術素正又有功於禮則亟進之以揆於正心反經之義嗟乎君子則阨下位有言不信而使彼相騰其口說所謂以燕伐燕授之口實耳易繫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學者無誠心而欲修辭難矣哉

呂柟 涇野先生 崔銑 馬理 舒芬

祁勅 薛蕙 王思 鄭佐

劉瑞 何瑭 華金 李錦 溫甫

周滿 呂潛 郭郛 張節 李挺 附 王材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祖郴卿娶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先生資性穎悟始就傅習幼儀識者以大器期之入縣學時尚未總角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明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昻充然有得督學楊公一清王公雲鳳拔

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踰冠中鄉試刻文爲式明年下第入太學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昏士相見禮孝廟賓天順天府裴臨衆惟具禮先生獨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弗恤也孫行人昂没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正德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時先生與馬理康海齊名關中劉瑾以鄉故欲引用之遜避不與來往且上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康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憾甚欲中以禍遂

引疾去瑾遣官較偵其過於途中不得會敗適已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人方之賈山至言上亦不罪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乞歸居恒力田養親左右惟謹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必跪而同受責俟父怒解始起嘗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卒痛哭嘔血將葬大雨如注跣擗踊蹈泥淖中執喪不少殺葬畢廬于中門外旦夕不輟哭自成服貧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

斟酌損益各有儀注其時名家多倣行之鎮守大監廖
鎧賄以金幣立麾去服闋屢薦不起嘉靖初應召入朝
壬午與修武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講期值仁祖淳皇
后忌辰因當御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
韙之先疏陳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
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遂疏諫大禮復以十三事自
陳得罪下詔獄降解州判官知州缺署州事廼恤煢獨
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已又集
耆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祭
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

公祠正首陽二子墓訂關壯繆侯集遠近來學者日衆
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集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
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
煥等以王佐才薦遷南宗人府經歷晉南吏部考功郎
中尚寶司卿太常少卿公餘閉門讀書兼設教鷲峰精
舍久之名入爲國子祭酒以身植教自貴試法監中乞
差爭竊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答曰寬非縱肆
之謂乃日刮月劘而不責效于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
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
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

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訓諸生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文優者授之梓德著者揭之榜而問疾賻喪曲有恩意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聲教溢然又言之吏部論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淸苾旣而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疏條監規若干事及言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乞飭該部重刊儀禮倂造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皆報可論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罕見其儷遷南禮部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著緋先生曰望墓生哀宜靑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疏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初先生在南尚寶

永嘉相應詔道出南都有醵禮爲賀者託以官卑俸薄拒之其甥有王通政者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亦獨不往永嘉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至是永嘉殁僚長霍公走簡斂祭復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其侃直敢言如此世廟將躬祼承天陵屢疏勸止置中不報入賀萬壽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繼母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事叔父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嘗分財濟之待母黨宋氏悉加優厚繼母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奉之乃安後卒哀毁亦不殊生母未葬而病以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

有大星隕于華陰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上爲輟朝一日賜祭塟謚文簡先生敦勵躬行本原經術與姚江同時而不喜良知之學其教人專以安貧改過爲說在書院中嘗夜隨擊柝者以觀號見安逸或寢者旦必切言責之聞者莫不感發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僞學之疑有問朱陸同異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爲同

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於身心何益聞者俱服李立卿曰陳白沙幾乎崇效天薛文清幾乎卑法地矣先生曰智崇亦繇禮卑禮卑亦繇智崇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二子之道㳂未之能習也然而嘗聞其大節矣白沙任而未足文清狷而有餘繇孔子之言皆可以入道始學者如趨焉文清其正矣時天下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其能獨守程朱以反身實踐不變者首推江右羅整菴先生次即先生葢天下不數人也學者稱涇野先生或稱高陵夫子至歌之曰天下有道惟涇野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

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
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行於世厥後
李楨趙錦周子義王士性蔣德熤諸臣前後疏請從祀
孔廟下部議未及行　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
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教人
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
不可槩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
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
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于文約之以禮
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東郭子曰我

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
孟學庸之言各相比儗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
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儗過方信此卻與
做甚麼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　何廷仁言
程子張子之心無些物我之間如張子方與弟子說易
聞程子到善講易卽撤皐比使弟子從程子講易程子
方與弟子論主敬之道見張子西銘則曰某無此筆力
可見二子之心甚公先生曰此正是道學之正脉如孔
門之問答虞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見古人之學絕
無物我之私他如朱陸之辨不免以己說相勝以此學

者不可執已見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辯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曰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　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謏語面諛之人至矣　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曰且不要說堯舜是一箇至聖的帝王我是一箇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曰

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過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
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即是虐無告廢困窮　臯陶說九
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
人卻常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爲麄迹不知何也
先生曰曾子易簀的去處眞是妖壽貳他不得的時許
象先在旁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先生曰彥
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即歎
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
易簀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生壽妖
而已諸生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先生曰

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謂夫子之神存論語乎馬理曰涇野子爲漢之文賦懷其史才傳其經學而無駁襍戾道之失工晉人之書唐人之詩宋人以上之文而多純實之語醇如魯齋而著述則多確如文清而居業則廣蓋其學詣周之精同邵之大得程張之正與晦菴朱子匹美者也　馮從吾曰涇野先生教學者多以安貧改過爲言此最切近亦最深徵即顏子之學不過如此正下學上達之旨也

崔銑字子鍾更字仲鳧河南安陽人五歲口占成誦稍長博極羣書講太極圖通周易弘治戊午領鄉薦庚申入太學謝文肅公爲祭酒歷試居首奇之壬戌下第在京與三原秦偉馬理諸子相友善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毋耽詞章[illegible][illegible]毅然以

洙泗爲志乙丑登進士改庶常正德丁卯授編修預修孝廟實錄戊辰同考會試宰執欲私其子以託子鍾拒不可竟出他房時奄瑾揣權羣臣多屈膝子鍾與修撰何瑭獨長揖不拜瑾怒謂其黨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銑尤甚瑭聞之謂子鍾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瑾矯旨史官遷級調部屬州縣練治理改南京吏部驗封主事瑾誅名還史館辛未復同考會試輔臣方治文藝子鍾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癸丑差封周藩卻厚餽還京會御史

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請執政曲救之丙子侍經筵啓
上以撙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逸豫値權倖錢寧錢
安廖鵬在側大銜之秩滿晉侍讀丁丑春罷經筵引
疾求去少傅梁儲素重子鍾固留之乃三爲會試同
考事竣得歸稱觴二親時父母年皆八十餘矣己卯
作后渠書屋董耕授徒刪定二程遺書作郡志世宗
嗣統薦起修武廟實錄仍侍經筵癸未講論語開陳
治本啓沃懇切尋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崇正議
明教條嚴祀事奬雋彦警輕惰與諸生朝夕問答不
倦加以賙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遂尹梅繩者

南謫府友也抗撻奪官貧病垂沒其母自鬻書屋子
鍾矜之分祿以養爲治棺殮甲申議大禮抗言近者
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
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等以直諫罷
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至下于理舉錯
失宜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
意大順通情今獨任已意亦曷其有極伏願勤聖學
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逮已而報休歎曰天恩浩
蕩復見老父幸矣諸生愕然如失怙侍歸囊無江南
一物惟攜古書數篋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

水矣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而渡江者又數人
子鍾乘醉登舟歌曰故園萩水知堪養捷徑南山保
未曾歸見父愉愉如也日讀書洹上折衷羣言而斥
越學爲霸儒爲邪說嘗言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
之用也愛敬性之寶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
異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又曰學必宗聖人聖人
之道載於經道在日用愚者有與能邪說曰博者約也
聖賢過今人遠矣必曰文行邪說曰求之吾心而已
四方來學者衆悉卻其幣每提三言教之曰道在五
倫學在治心功在愼獨丙戌罹父艱哀毀甚家居垂

十六年著松窗寤言中庸凡演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等編巳丑立皇太子始起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貴溪相贈詩云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今始見先生葢紀實也晉南禮部右侍郎署戶部會有言句容朱家巷實皇祖故鄉墳址具在請營表者旨下覈實子鍾至相度以爲事久遠無從考信乃上言輿王之基難可臆斷失實爲誣祖且勞費不貲事得寢尋進賀萬壽節值有風霾之變遂自劾得溫旨慰留冬過家疾作杜門調攝著讀易餘言辛丑擬乞休未果病劇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敏子鍾生平博學善談從

游者多所感發門人如吏部郎中王與齡輩皆曰依之不能舍去嘗訂古本大學所著諸書及文集多行於世學者稱后渠先生或稱洹野先生

后渠大邃研於六經於易謂好奇者沒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占之法又久失不傳夫皇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羲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黃作周易餘言于詩謂毛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后妃廣於求助情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身也樂乃有與婦於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者興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易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媵御與又言詩大序徵粹非卜子不能卽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其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昔人覗出之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乎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

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
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霸興故秦誓終焉書
始乎堯典咨于四岳終于秦誓榮在一人其聖道之
要乎其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霸將以復書之政
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議本末又曰
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代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
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已其道一也春秋主威奪
而臣橫侯政夸而國接無能任湯武之事者霸乘
其際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欲改物霸又衰則舉
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
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霸之誹定是非垂勸戒
而說者求奇詭搏剝佞于一字未哉未哉其論諸
爵于隋取王仲淹作中說考于宋宗二程子朱子
進程志述二程文略述晦菴文抄處相臺者十年
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作樓儲書取
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
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幹言也取左傳
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
言也韻學與焉命之曰數卷樓于是劄記所明發
揮性術訓訂經史申正理駁陂見作士翼四篇又

慕王氏續經之意取漢帝伐楚之語迄明祖伐元之檄作文苑春秋謂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稱縣其民散故道難成作政議十篇曰均田曰叢舉曰重輔曰簡侍曰省官曰師田曰本末曰修禮曰訂學曰通議制遵今道從古合諸人心不激不隨期于可久其士翼論學篇曰天生蒸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釆九德心不強擀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又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明寧遠譽可也又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論經篇曰五霸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救敝行而伐私情非可以行雅談而首後傳也夏蟲疑氷君子不費詞焉周衰而人逞其技宋衰而人駁其學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傳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也背孔氏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傳本訓經箋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譁世取

寵而行弗給焉況乎穫言而慢裨說而謔吉士所惡童子羞稱或乃班之作者爲後之程難矣伯牙之絕絃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淫俟後聖之復作也 愚按后渠考析經解及細敗南宋諸儒處多有發明獨其訂古本大學未免爲時說所移或此訂誠可已而不已也後來幾亭陳氏又附之高子遺書中吾不識何意豈高子嘗取此故備存之與抑陳氏傅會之筆與大抵守正之儒既已合道而或恥隨舊詁逞辨衒才便是一病此后渠之所以不及涇野也與

馬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吏部稽勳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郎謝病歸後屢薦起以送母及身病屢告歸最後歸既十年起爲南京光祿卿至郎引年致仕嘉靖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夜地大震而伯循以是夜卒年八十二學

者稱谿田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爲邑諸
生即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旨義多出人意表
弘治癸丑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
學於弘道書院伯循受教講下得習聞國朝典故與
諸儒語錄一切體驗於身心與同門秦西澗偉作文
告先師共爲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
爲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之遂菴楊公
督學關中見伯循亦歎曰馬理之經學天下士也旣
如京師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
逵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於是學日

純名曰起所在學者多從之游其教以居敬窮理爲主又特好古禮儀時自習其節度至冠昏喪祭禮則取司馬温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用之居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爲訓而於進退出處持節尤高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守經可也在告時安南貢使謂部郎黄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不在任列何也黄曰先生高志不欲居官貢使嘉歎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頒賜主事馬理文使本國傳誦爲式其名重外邦若此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廵遊者二後伏闕諍

益力杖于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伯循名居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禘之奏卽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執政私人彭澤（廣東人非幸菴）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爲正人卒不改官朝野推重考功嘉靖丙戌分考會闈所取皆宇內名士世皆稱其藻鑑居恒喜接納賓客汲引後生年七十居商山書院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求詩文者無虛日伯循娓娓應之不倦山巾野服鶴髮童顏望之飄然若仙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其執禮如橫渠而論學則準於

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所著有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冊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及詩文集陝西通志行於世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塋初伯循與黃鞏等伏闕諫南巡並受廷杖鞏死復甦後起官病卒及伯循巡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鞏丞貌頫鞏問之乃其弟鞏叔開也泫然淚下厚禮之贈詩云六年復覩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三復此詩則知伯循於君臣朋友之間眞不減古人氣誼矣

舒芬字國裳江西進賢人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邑獻馴雁賦大奇之薦列諸生督學虛齋蔡公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正德丁卯舉鄉試至丁丑中會試廷對第一

人官翰林修撰值武廟不時廵幸心憂之明年上隆
聖孝疏再上謹車服疏五上乞終養疏不允己卯春
上將以三月十九日警道東廵祀岱宗歷徐揚抵南
京下蘇杭復溯江浮漢登太和山且徧中土繁麗時
宸濠久蓄異謀待隙生變國裳具疏於十五日早先
上請罷駕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
王倡吳濞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語極激烈而濠黨
故造爲惡語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自刎狀且曰
今撤稍矣國裳弗聽乃邀考功夏良勝儀制萬潮太
常陳九川至寓舍酌之酒厲言曰匹夫不可奪志遂

連疏入時人稱江西四君子明日諸部曹疏入又明日百工疏俱入至十九日駕遂不果出二十日上命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國褒嚴整無異平時迨第五日命各褫衣杖三十以疏首杖特甚死而復甦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上心動得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即裝創就道至閩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中濠果反且敗庚辰秋聞父艱慟絕兼程而歸居喪哀毀骨立一循朱子家禮癸未服闋應世廟恩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孔林行釋菜禮有東

觀錄至京上辭升俸級疏甲申正月度上意將偏崇本生會昭聖慈壽皇太后聖節上乞命命婦朝賀疏繼三上疏乞致仕養母不允乞改選亦不允詔議大禮國裳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固爭不得乃率朝臣慟哭于廟上震怒命杖如前幾褫罰俸三箇月是歲奉母就養京邸明年母卒扶柩歸葬國裳自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流羽客率毅然絕之至於權倖奄宦拒之亦如釋老於諸儒最喜濂溪稱爲中興之聖謂太

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貫串經史百家而於天文律曆尤所究心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宗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居常端坐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竊即告人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失尺寸與同志相劘切無幾微矯飾每語學者曰士當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念又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忘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酷好周禮詳加訂正嘗推爲至誠盡性之書惜漢儒多傳

會宋儒之表章耳病將卒與衆揖别長子泣問家事
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
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盡在此書弟未及進御爲歉
耳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年四十四素不事
生産家無立錐沒後妻孥失所御史儲良材爲小築
省城以居之通籍十年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諫復
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
乞終養無慮十疏故海內呼爲忠孝狀元卒祀享羅
一峯祠所著有太極通書繹義易箋問書論詩稗說
春秋疑義周禮定本及梓溪集行於世隆慶初贈諭

德謚文節時方尊陽明之學國家日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教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覺陸者特竊其一節與朱者未睹其大全非心爲道者也

祁勅字惟允廣東東莞人五歲通論語諸書十二爲詩文有奇語十五明春秋踰冠魁鄉薦即藏修不出慕濂溪延平二賢爲之贊師其心學充養日粹後進多出其門久之閹逆瑾誅始會試成正德丁丑進士歸省庚辰拜刑部主事會季兄政上春官沒于塗即移疾護其喪歸督學魏莊渠先生至邑臨訪與語稱

重之因論師生宜以爲矜式嘉靖甲申七月伏闕諍大禮得罪獲釋三載以積最陞歷員外郎郎中平反公恕都人頌德公餘益砥學問名其齋曰日新作箴以自警戊子主廣西鄉試事竣取道歸省有司致贄一無所受尋出知饒州値少保桂萼家居來相問問而未嘗私謁治行推諸郡第一奉旨燒造郊壇磁磚限無過七十日或獻計謂以土爲胚而飾以磁庶可速成惟允曰是欺君也俾工匠如法爲之竟以違期逮獄謫貴州婺川典史南還感疾卒年五十三

薛蕙字君采南直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

事值武廟南狩抗疏力諫禍將叵測寞然安之尋調

吏部驗封主事嘉靖初元自文選主事遷驗封員外

又明年遷考功郎中太宰喬宇倚任之及大禮議起

廼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凡數萬言入奏下獄既詔

令復職權貴人不悅給事中構其罪爰上書自訟以

病免丁母憂服除吏部移文趣起之時權貴人勢燄

正盛乃歎曰斯尚可俛首以就湯鑊哉遂不出後屢

薦亦不就家居十八年卒州人士祀之鄉賢祠君采

七歲習舉子業十二名能詩題隣舍三教圖曰斯道

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圓圈試問

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中歲好養生家言收斂耳
目澄慮默照如是者數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
不足學反而證之六經及濂雒諸書至於中庸未發
之謂中曰是已是矣故其學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
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而致之為竅
蓋深造而自得之卒逃釋老而成名儒居鄉絕不肯
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恒親為製藥嘗脫衣施凍者
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媿此心耳所著有約
言西原集及老子集解行於世大寧齋目錄五經襍
說藏于家呂涇野復君采東云約言甚精有裨政教良多然其深邃處亦未免一涉于禪老賢

哲言寧近毋遠寧粗毋精使人人可守而行之

如何　愚按君采題三教圖病根未消涇野復東

藥之

矣

王思字宜學江西泰和人太保文端公直之曾孫入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舉於鄉及卒業南雍手書矯輕警惰四字於座求朱子遺像奉以出入丁外艱墊祭不愆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入翰林每試必先同列獨不喜爲應酬文字甲戌上疏以爲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惟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

變言極痛切忤旨貶潮州三河驛丞便道省母挾二僮至貶所郡守闢景韓書院以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臺檄使贊軍議宜學即偕通衢驛丞李子庸行會寧藩變作褰裳宵赴軍門功成函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諸生錄其語成帙嘉靖改元自三河名還翰林補編修預修先帝實錄同考癸未會試充經筵講官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旣而文端公諭瑩有木患得請改楚將歸七月之望夜預伏闕號諫下詔獄杖朝堂十四日而斃鬻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僚舊共賻而殮

之以歸年四十四

鄭佐字時夫南直歙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數讞疑獄庭中稱平改禮部奏立新安文公後博士世宗入繼大統抗疏諫大禮又極陳淸寧宮後殿災變之繇出爲福建按察僉事轉副使尋備兵饒州前後誅閩饒宿寇機發飈舉奏功洊辰間遷本省左參政冢宰又將擬殊擢上副封執政執政固以議禮貴向與爲忤者愕曰朝列中尚有此人耶乃徙之貴州時夫即上疏乞解職養母歸益究心濂洛諸書與弟子講論不輟懸車二十年悉謝賓客當道畀

疏薦郡邑造請訖不就及卒鄉人即其所建水口公屋祠祀之所著有春秋傳義周易傳義四書語錄五經集義及詩文稿行於世

劉瑞字德符四川內江人十歲能詩文父時敎鍾愛之爲作五淸書舍期以聖賢之學因號五淸主人成化丙午鄉薦第六弘治丙辰成進士入翰林授簡討屢有建白武宗初立疏陳十事正德丁卯逆瑾擅權亂政朝臣嘗言事者咸得罪白度不免即上章謝病既出京之明日瑾矯詔斥大學士劉健以下五十三人爲朋黨勒令致仕與名其中聞之恬然奉其母行

任歲暮峽險至澧州依親以居時太和陳鳳梧視學湖南檄諸郡邑士子從講學旣而臨江蔡潮繼視學因以州後開舍更爲澧蘭書院延講授院中尋鳳梧參湖藩復檄辰守戴敏創崇正書院請主之四方聞風來者甚衆壬申詔起爲山西提學副使以內艱弗行服闋改浙江提學副使毅然以復古明道爲已任其造士先德行而後文藝有一行者必旌以廩食若行簡虧缺文雖工必黜於是定冠昏喪祭鄉飲鄉射之儀著名宦鄉賢之祀教以釋奠歌舞之節教化大行會宸濠不軌鎭守者潛通逆謀其勢洶洶爰與按

臣藩伯共定扞守之策兩淛以安用薦三歷卿寺晉南京禮部侍郎甲申元日地震條六事以進言至剴切時大禮議起廷臣以辨諫下獄譴罷者殆數十人復率南九卿諍之草疏極論帝王受命受終之道大宗小宗之義及漢唐宋以來入繼大統之典引經援史凡數千言當時主正論者凡九百餘疏惟德符之言簡明深切上雖不能從亦未加罪其卒之日晨尚入部視事既退疾作端坐而逝年六十五其學以程朱為正脉以居敬存誠為本以窮理致知為要病世之以心學名者容白大而卒流於禪也故操存嚴密

德器深厚平居無戲言惰色雖退食必冠帶終日未嘗傾倚食無兼味衣無鮮綺尤寡嗜慾室無媵妾學甚博積書數萬卷口誦手披無斯須廢至老而彌篤雖刑名度數邊情民隱靡不周知惟痛絕佛老異端之說每遇國有齋醮輒疏諫止其督學及在禮部禁約尤嚴性至孝早孤事母田淑人愛敬備至既沒哭踊幾絕哀毀踰禮歸葬經萬流驛遇風舟人錯愕起焚香籲天風即止忌日進奠尤極哀痛家廟時祭齋戒必誠牲醴必豐潔纖悉一遵於禮宦游雖千里必載木主以行聞族人物故必爲位而哭持服視禮爲

隆殺近世士大夫未之及也作文必本六經一洗浮靡險怪之習所著有童觀錄幼學稿灃蘭錄講習錄敷奏稿禁垣奏稿讀漢書改本併襍文詩稿藏於家

何瑭字粹夫河南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以爲癡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聞者敬異十歲始讀書十九入郡庠必期以聖賢之學爲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又甚近於此忘所師法學其謂何故於一言一行必求聞於父老力索於遺書有得則忻然忘寢食而從之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

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方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甲子授編修丙寅武宗踐祚乃因新政疏請復史職不報戊辰同考會試已已孝廟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煸虐方烈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粹夫獨長揖瑾怒亦不贈扇項之受贈者復相跪謝粹夫旁立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遂自前對曰修撰何瑭退而念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謝病得致仕歸瑾誅復原職值四方盜起爰獻時政論三篇及兵論五篇以貽執政又

疏請籍沒贓吏以杜禍原皆議格不報癸酉侍經筵進諫忤旨謫同知開州轉東昌郡丞乞休歸居城南別業八年杜門卻掃不接外事嘉靖初起為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以父憂不至癸未永嘉當國甚敬慕之舉翼輔斷將期大用始入京相晤面數孚敬十三愆衆為愕然乃仍用為浙江提學至則抹殺舉業捷徑華靡之習務敦尚本實士風丕變未幾遷南京太常少卿時湛甘泉為祭酒郭杏東為司業粹夫力與修明古太學之法贈杏東有言曰古之君子何為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

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僞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

外求噫爲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又贈兵侍陳公有曰古稱才難全才尤不易得唐虞之際命官九人固皆極天下之選也然而典禮典樂掌教掌刑皆久於其職有終身不易者豈非以其才性各有所長職業各有所習兼全之難故也至于內總百揆出總六師土地山澤無所不掌惟禹益爲然全才之不易得如此近日當道用人司錢穀者未久復改之典刑獄職風紀者未久復改之司民牧計資遇缺而遷初不問其所長所習無乃

以全才待天下士子其意良厚矣所慮全才不可多得用違其長則王良掾弧后羿執轡非惟無成且以敗事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時人稱爲畱京兩篇文字晉本寺正卿再晉南工部右侍郎奏革神帛堂各宮監機戶夫匠料銀歲省以數萬計歷改工戶禮三部再以病乞歸言者累疏請畱詔許在京調理又晉南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竟辭去是時南有陽明北有函谷皆以理學鳴天下而粹夫默如獨與關中呂仲木儀封王廷相書問印證日事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及鄉閭後生以修孝弟忠信非其義一介不取予瘠田茅屋取足優

游兩執親喪皆哀毀瀕死若不能更生居常非涉日用
躬行者絕不形於言凡行已教人切實精實仲木嘗以
方孔門由賜門人有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
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
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
者曰只以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
而驗今俗樂之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
夫宮尺上工合四爲板眼之遺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
而蔡氏可無事于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
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

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西星嘗請梓文集謝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糧二論家譜家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有切世務者門下得裒集之或謂先生眞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粹夫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于老莊芻狗飄瓦西星輩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在不義不在富貴也以是篤遵古誼雖世局屢更終不受

柒家居十餘年薦揚三十餘疏不出嘉靖癸卯九月夜半有星隕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卒年七十賜祭塟隆慶初用科臣張鹵疏補謚文定贈尚書學者稱栢軒先生

愚按芭山張氏嘗譏何瑭管見專掊擊通書正蒙皇極經世自詡軼出周張邵諸君子右豈自信太過敢於非古人如許函谷輩耶抑或別有微旨如所謂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欲一裁正之耶三書非可掊擊之書愚未詳管見語意云何竊謂善讀者不可以辭害志而未讀其書者尤不可輕徇人言而懸斷其得失也

華金字子宣南直無錫人生而端靜博通經史刻意程朱之學務身體而力行之奉邑先賢牏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實齋四小像於一室朝夕敬事如師禮

益四先生續承龜山楊先生之傳者也登正德辛巳
進士除戶部郎以不附權貴出為雲南參議著廉謹
稱遷副使備兵天津復不能卑事巡察遂乞致仕子
宣事父母極孝待庶弟友愛平居無一妄言詖行初
舉于鄉例得免雜役獨請受役如故既第例當入朝
接疏取旨送科諸進士未暝即退子宣於中夜猶莊
坐以待俄而邊警至猶候命不去世廟察其賢勞出
上方供賜之太宰陸完之室子宣之姑也同官京師
足不及其門完黨逆濠事敗得無坐遁為郵其孤同
榜進士張孚敬驟貴用事邂逅于朝謂曰華兄獨不

能與吾共事乎子宣正色曰公爲相當以天下爲度
乃私其同年耶乎敬大慚而罷歸林後貧約不異諸
生時家産日拙諸孫析箸兄弟交讓鄉論美之有孫
敬夫者竟以貧死然人知其廉吏而不知其眞儒也
覩世之愿儒口伯夷而胸盜蹠以牙籌厚遺子若孫
者亦大有間矣卒祀鄉賢祠學者稱嵩峰先生所著
語錄名少微堂稿藏於家

渭南李錦字仲白陜西渭南人少潛心理學爲諸生
時西蜀龍灣商先生儔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學
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正德庚午領鄉薦旣而

知宿遷縣著勸農勸孝二文以化俗縣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爲百年來一人擢知海州致仕初赴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嘉靖丙申卒於家呂先生銘其墓先是咸寧李錦以理學著姓名並同故其後長安馮仲好著關學錄於仲白以渭南李錦別之

周滿字謙之四川廣漢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監浦口倉仕不廢學尋莊定山讀書處拜墓葺祠刻其遺集於邑齋既還都聞高陵涇野呂先生

躬行君子也內修外文進止可範乃折節事爲師朝夕聽其討論退而證諸實踐以自稽省事必求無怍于夢寐乃已復與諸僚友爲山寺之會以行藝相質勉戊戌擢知雲南府首濬海口大利民田以內艱歸起補鞏昌力行教法首選學官弟子經學道義有師法者列之便坐口授經書訓以性命人倫之要學必繇橫渠張子以志於聖人教必遵藍田呂氏鄉約以復於三代鞏人繇是知向往尤加意旌表貞孝存問耄孤故歲入俸餘亦隨手盡乙巳遷廣西副使以去鞏人立碑思之比蒞廣西當徑寇猖獗思殄寇必先

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役開誠布公曰開其兵而練之閱五月勦撫互用山南三洞悉平戊申丁父艱歸庚辰補山東副使專驛傳屯田水利已改督宣大五鎮邊儲遂赴鎮盤閱細大不遺条論總兵都指揮使以下侵匿之罪邊鎮肅然嘗謂劉綱募兵不如養兵擺邊不如合戰數語乃上疏請留北直隸民兵平居操練遇秋應援其山東河南山西者使相犂貼以俟後舉一以蘇徭戶之困一以精武士之選至如南直隸者勢須槩罷但解支費以給北戍是以兩省給一軍兩人併一騎也以壯為衆以飽為逸計莫

便於此上從之歷官臬藩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汀虔四省提督軍務至贛勦團練明賞罰遂平勦大埔上杭諸賊疏請于所轄嶺北嶺東漳南嶺南四道並崇設分守一人又請復如成化間例仍設參將會昌節轄四省詔俱報可未朞以病致仕自聞涇野躬行之說崇以四教三省為存主務日有可見之業為尊聞行知毋歎世儒徒嘵嘵認識本來反洸洋而無益于歸宿也可謂不墜師傳矣所著有文集續集二百餘卷行于世

呂潛字時見陝西涇陽人父應祥嘉靖壬辰進士為

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爲時名臣時見幼
穎敏讀書卽解大義嘗寫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爲展
玩稍長師事涇野呂先生言必宗之動必法之學使
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登
賢書明年下第卒業太學時都門有講學會每聞其
倡討至亟延致之時見刻意躬行遠聲色愼取予一
毫不苟尤嚴于禮冠昏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先是母
栢氏病于京奉母西歸劑醫百至母病革以時見且
弱冠命之娶時見不得已娶而不婚日夜苫處喪次
旣襄事廬居墓所服除乃始成婚事都諫公與繼母

張氏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沒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畱稿乃走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亟稱之侍叔父待諸弟情文備至毎歲時祭畢燕諸族人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款洽毎面規人過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蒙泉郭郛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愧軒蓋其自號云撫按張公祉等以名上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會馬文莊爲祭酒蒙泉亦爲助教乃與蒙泉議以涇野

祭酒時所布學約請文莊力行之繇是講學之聲徹於橋門調工部司務尋卒年六十二

郭郛字惟藩陝西涇陽人幼與呂愧軒同師塾長爲諸生有名二親繼逝凡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故窘而區處優然益攻苦學問邑令樊公高其行延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拒不納嘉靖戊午領鄉薦辛酉冬以會葬業師龍山呂公遂停公車與愧軒讀書龍巖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游者甚衆既就獲嘉學諭遷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爲祭酒教規肅然與有贊助焉時年巳五十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諷

其隱年應選笑謝曰臺省寧可不入吾年不可少隱

轉戶部主事榷稅九江處脂潤中爝然不滓弊剔奸

鋤商旅胥悅萬曆庚辰出守馬瑚躬先禮讓互用恩

威郡人愛戴之未幾聞有循子之感念伯兄年老獨

居即投牒歸歸二十餘年自著書講學外他無所事

壽八十八無疾考終學者稱蒙泉先生私謚曰貞懿

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樵詠語略仰鄭堂集行於世

同邑張節字介夫號石谷受學呂門與愧軒蒙泉爲

友困場屋四十餘年自以老謝去序貢日坐南園草

屋中讀書觀理培養本原視惡衣糲食無厭意又有

咸寧李挺字正立性孤直有義義不隨時俯仰爲西安郡學生循故事捧詔下屬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曰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先從涇野先生游後又講學於谿田馬公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惜之

王材字子難江西新城人由進士歷官南京國子監司業嘗與同官尹臺營救楊繼盛之死相嵩既諾而復背之時王湛二家之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子難往造業投刺見閽者擲筆抵掌歎薈歆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赫所請請書院地直累千金者也子難

曰亟反吾剌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子難造焉於彈棊時得其人慧而多機歎曰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邸學焉呂先生世所稱篤志力行如宋司馬君實者也而呂先生得子難歎以爲任重之器歸闢室石堂寒暑一裘葛博綜約守竟于學不厭造請盡絕泊如也嘗折衷王湛爲之論曰餘姚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爲空知增城以勿忘勿助之間即爲天理故餘姚以爲虛見然餘姚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爲空知增城

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也葢權衡已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卽悟皆眞有觀察卽爲外馳有循持卽爲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爲蔽陷虛蕩妨教而病道曰以吾從諸名哲後不敢不力也比退居中濬外融益邃諸千古學隆禮自度造次言動必於禮家冠昏喪祭具如禮其言曰常存戒愼恐懼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問智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而以毋自欺爲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格物尤昔人所未發所著有稚川集行於世

稚閩源流錄卷八終